

目倦集

「格·致」文库

李国涛 著

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目倦集

「格·致」文库

李国涛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文艺出版社
BEIJI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目倦集 / 李国涛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78-4016-3

I. ①目…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9043号

书 名 目倦集
著 者 李国涛
责任编辑 史晋鸿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84364428(北京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2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版 次 2014年1月太原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016-3

定 价 25.00元

序

应北岳文艺出版社之约，编成此集。各类短文，体式不一。这种编法，在五四以后，好像多有，而近年则渐少，内容上要有一个中心才能为读者青睐。真是“曾近正宗，今非主流”矣。书的内容，多是读书随笔之类。近两三年来，觉出目力越来越不行了，看点书，眼睛酸涩困倦得难受。我原先以为，我这一生大约与书相伴是注定了。一卷在手，就可忘寂。现在才知道，其实不行。一卷在手，你看不下去也不行呀。老花镜换成放大镜，费劲不说，头两年还行，后来同样不行。硬看，难受得不得了。读书的愉悦，抵不上读书的痛苦。叹一声：罢了罢了。还有许多买来未读的书，该写未写的文，都放下了。这就是“目倦集”名称的由来。从2013年，我就不写了，也少读什么。此集所编，都是2010年至2012年三年来未曾编集的短文。我怕这将是最后的一个文集了吧？多少伤心和痛苦，只有老年人——其实现在八十岁的

人是不敢言老的——如我者知道。

说来惭愧，我之知道傅山，是从《鲁迅日记》（1927年）附的《西牖书钞》中一则杂论中。鲁迅说那一则“语极萧散有味”，我读，其原文是：“老人家是甚不待动，书两三行，眊如胶矣。”大概也酸困得很吧。后来我在《霜红龕集》的又一则杂记里看到，他也不例外，说老了以后“除了读书静坐，如何过得日子”。但偏又欲读不能，欲写不能。人之智愚不同，老年之态总是差不多的吧。到了难受的时候，挣扎也罔然。何况，记忆渐差，提笔忘字，写一点小文，慢而少趣。顺便说一下，这几年多亏《太原晚报》副刊的几位女编辑，董昕、傅晓玉、申毅敏、张波（她们一组号称“七仙女”，很有活动能力）热情约稿，催稿，我才勉力而为，写了一点。文章当然大多是首先发在《太原晚报》的副刊上，而后我又另发给外地报刊。发到何处？我当时没记下，后来也查不出了。多是在上海、北京、广州、温州，有几年在香港的《大公报》和《文汇报》也发了不少。现在顺笔记下，否则连这事也能忘了。

2013年7月

1	序
1	清末的翻译大潮
5	赵舒翹的冤死案
9	发现并开掘巴金七封老信 ——赵瑜《寻找巴金的黛莉》
17	文化史上的小小个案
21	“附子一片，请勿入药”
25	德国的“代沟”之痛
29	张之洞两辱袁世凯
32	汉画像石里的甲鱼
36	高官与诗人
39	“小便”激起“大变”

43 黄遵宪《己亥杂诗》里的“自注”

47 血钻，血钻

51 陈寅恪：研史不能动感情

55 关于肥皂的故事

58 追随陈寅恪学风的人

62 分明一部现代学术史

71 李娟的阿勒泰

78 “梅花似我”

——读《张充和诗书画选》

82 何处是江南？

86 新文学散文史之探究

——刘绪源《今文渊源》

93	聆听智者之言 ——读《拾贝集》
96	不分明处自分明 ——潘向黎《看诗不分明》
100	“丰盛到罪恶的程度”
106	“达人”解
108	我们阅读福尔摩斯探案多少年了？
111	刚过诞辰，又到忌日 ——又谈鲁迅先生
114	“章疯子”不疯
118	我非读书人（一）
121	我非读书人（二）

124	鲁迅写范爱农
128	《何澄》有发掘历史之功
135	鲁迅·常维钧
138	静农不谈鲁迅
141	《学术通讯》当年
144	扬之水与赵萝蕤
148	读《忆·读汪曾祺》
155	周有光《静思录》
162	笔墨杂闻
168	读张颌老人的书画题跋
174	我写文学评论的经历
182	“陈学”渐入佳境

188	马悦然、周作人谈“小诗”的讲稿
191	以其道，解其诗，可乎？
195	“布衣”趣谈
199	卖字不提上款
203	《洛城论学集》：有思想的学术

清末的翻译大潮

清末自光绪朝以后，也要“师夷之强”，振兴工业，于是翻译大潮兴起，带来新知识、新思想。这是了不起的一番运动。当然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首先要向西方学习其技艺，但也少不了其他方面。严复从 1895 年以后，译过来《天演论》，1898 年出版。且看那时鲁迅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的感受。他在《朝花夕拾·琐记》中记道：“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后来，鲁迅说，一有闲空，就读《天演论》。他后来还说过，读得摇头晃脑而不觉其头晕。当然，那是名译，但不是严格的翻译，

只是以典雅的古文，准确地传达原著者的意思。后来，又有了林纾翻译的小说，那更有点离奇。林氏并不懂外语，要一位合作者读原文，讲其意，由林纾改写而成。这种翻译就是当年风靡一时，改变国民思路的翻译。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就开始的翻译，是在这种影响下开始的事业。那已经是在 20 世纪初叶。二周的译文，最初也是用的文言文，这与严复、林纾是同样的。当时此类事情很多。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那时包天笑的日文可以，而英语不行。他的好友则英文甚好，而中文不甚高明，于是他们两人合作，一个口述，一个作文，译出半部《迦因小传》。为什么说半部？《钏影楼回忆录》里说得有趣：友人在旧书店买得下半部，一看很有趣，两人就这般译开了。译完还不知作者是谁，也无法买到上半部。他们当时办了一个《励学译编》丛书，一商量，就在这部丛书里出版了。一出版，反应很好。回忆录说：“后来林琴南觅得了这书的全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为《迦因小传》，只于我们所译的书名上的‘迦因’二字，改为‘迦茵’，并特地写信给我们致意，……当时我们还不知原书作者是谁，承林先生告知：原著者为英人哈葛得，曾印有全集行世。”现在看来，这简直可笑。

这种翻译大潮的兴起，就引人向 1898 年的戊戌变法走去，而且走得更远。最近我读了《张之洞年谱长编》（吴剑杰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张之洞(1837—1909)是清末重臣、名臣,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曾任两广、湖广和两江总督,是封疆大吏。他就始终看重工业发展。他任总督的那二三十年,在广州,在武汉,在南京,每天处理的要务就是修铁路,办铁厂、煤矿,造枪炮子弹,办官钱局,办造币局,办工厂,办学校,造轮船,修码头,办海军学校和陆军学校以及学洋务的学校,等等。这就要向各方大员联系,以至向中国驻外使节联系商量,借钱,聘人,请洋教员、洋教官。为此就要向朝廷报告请示,向各省各部官员商量恳请。我看这部《年谱长编》里大量记载的就是这样的各种公文信件。这里只说学洋文和请洋人的事。其实他在山西任巡抚的时候(1882—1884)已经请著名洋教士李提摩太当他的顾问,又“于省城设洋务局,延访洋务人才”。“果有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而且,“所有新出关涉洋务各书,随时向津、沪购买”。那时他就很有气魄了。在粤时,他奏请招外教:“臣已电致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分别募致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种洋教习各一员,来粤教授……”在鄂时,尤其尽力为此。如电告柏林许景澄:“敝处需译材颇殷。……现拟译西书切要数种……有一卷即译一卷,译一卷即刊一卷,深盼玉成。”又致电驻日使员:“贵署有翻译生员,可否派一两人译其紧要有关中国政事学术者,按旬

交邮政局寄鄂，其薪水由鄂出。”为改进湖北的学堂，向朝廷奏曰：“总之，新理新学非贯通洋文者无从得其底蕴。故士大夫多半晓洋文，而后各种政学有所措手。储译材于此，储通材亦于此……”他致美国使馆大员也说：“……祈将英、美、德陆师、水师大学堂章程及所有读本，除语言文字各书外，全数购齐，速寄鄂，以便译为武备学堂之用。”以上所举几例，都表现出一种狂热的求新知，求通晓洋文人才，急欲翻译洋书的心情。我读此是很受感动的。我觉得，清末以后翻译大潮的兴起，是与当年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的洋务思想极有关系的。虽然那时的翻译不规范，较粗糙，常有泥沙俱下的情况，但是主倡者的开辟有功，功莫大焉。

赵舒翘的冤死案

清末吴永是浙江省吴兴县人，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偕光绪帝逃出北京，第一站就落脚在北京西北的怀来县。狼狈不堪，吃喝难供。那时候，这位吴永正好在怀来当县官，努力供应“两宫”所需，因此赢得慈禧的欢心和信任，就任命他为“前路粮台会办”，跟着走，向太原方向逃去。由太原又往西安，而后又跟着由西安返北京。那一年里吴永成为了不得的大人物，出入宫门，面见慈禧，所以知晓宫廷大事也很多，很具体。到了1928年，有位浙江老友，记下吴永的口述，出版了《庚子西狩丛谈》。这本书在1985年由岳麓书社重新出版。我早已购得，并读了一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倒霉的刑部尚书赵舒翘。原来在1900年义和团闹起来，在民间抢掠烧杀，而且攻击使馆，杀洋人，说义和拳是刀枪不入，符水万灵。弄得慈禧和若干王公大臣也信。慈禧派出满臣刚毅带着赵舒翘到

京郊某些地方查看，看看到底行不行。赵舒翘看着不行，曾写奏章说明。但是碍于老太后的迷恋和朝臣的拍马，他的奏章未敢奏上，只顺着朝廷的形势来向老佛爷口头说明。事实上，此后不久，慈禧就处死了朝中五位反对义和拳的高官，包括久在外国工作的外交家许景澄。赵舒翘当时如果说了真话，也是个死。

后来朝廷跑到西安，赵舒翘也跟了去。李鸿章临危受命，到北京和谈。据后来周劭先生的一则短文说，八国联军的头子德国统帅瓦德西提出要惩办首恶人员。这是近代世界史上惩治“战犯”的先例，不过当时不叫“战犯”而已。那么战犯该是谁呢？第一个该是慈禧，但不能提她。第二个该是端亲王，他又死了。第三个就该是刚毅。可是这个刚毅也死在逃亡西安的道路上。怎么办？只好拿办赵舒翘来满足洋人的要求。这时赵舒翘正在西安。于是下旨“斩首”。赵舒翘是西安人，为官也还好，在地方上颇得民心。风声传出，西安人极不满。这时清廷害怕在西安闹出“民变”，使朝廷更加不稳。于是就改“斩首”为“赐自尽”——这样可以悄悄地进行。所谓“赐自尽”就是命令其在家中自杀。干这事有大臣监视，亲见结果，回去报告。朝廷限定时间要完成。派去的监视大臣是岑春煊。这事也是很惨。书里记载：“赵体质素强，扼吭仰药，百计不得死。而岑在客堂，不耐久候，再四逼促，词气凌厉。家人不得已，乃以

棉纸遍糊七窍，浇以烧酒而闷煞之，屡绝屡苏，反复数次而后毕命。”据周劭短文中说，“赐令自尽”里最优待的办法是“吞金”，平常民间有人吞一个戒指就会肠裂而死。但这位赵舒翹吞下赤金二两也未死去，只好用别的办法。我想也许是岑春煊太性急的原因吧，因为吞金也要等待那金子坠破了肠胃，才能死去。

近来读《张之洞年谱长编》，那里面也提到这件事，还说到当时的权贵们对此事的态度。我想，这也许有点趣味，摘一点供读者看。1900年11月8日张之洞与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电报中说：“十一人全诛，断办不到，且亦不可。……若各国嫌办人太少，或设法将已死者凑数，刚戮尸，徐桐、徐承煜、裕禄迫夺，崇绮撒恤典，谭文盛重办……则合计已有十余人，或可搪塞。”这“搪塞”之法，也是几位大员都同意的。但不行。再说那位赵舒翹。张之洞以为：“论英（良）、赵情节本轻，乃欲一律论死，实太不情。英……并无纵匪攻使重情。赵查办拳匪仅两日，颇有解散，回奏亦称拳为邪术不可恃，更属冤抑。启、徐平空添出，自行拘禁，大失国体。”可见那时张之洞等人，还是以国体为重，而且看重事实，不主张事事听从洋人，无故杀戮大员。1901年2月6日又有一电云：“赵舒翹一员，似乎拟罪浮于情。此等重案，关系国家全局，必须核实方